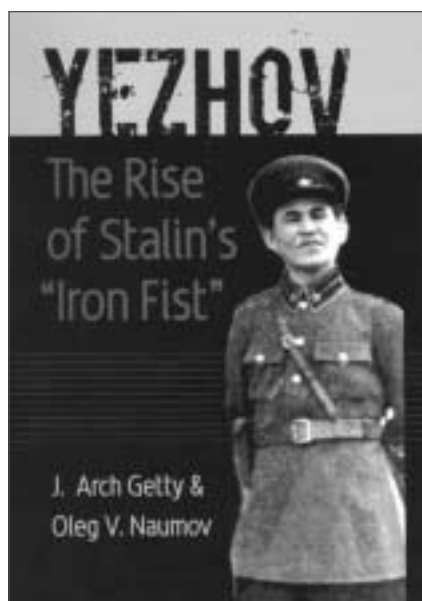


病態的社會，病態的人生

• 李 劫



J. Arch Getty and Oleg V. Naumov, *Yezhov: The Rise of Stalin's "Iron Fis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葉若夫：斯大林「鐵拳」之崛起》(*Yezhov: The Rise of Stalin's "Iron Fist"*)，以下簡稱《鐵拳》，引用只註頁碼)一書的傳主葉若夫(Nikolai I. Yezhov)，是1930年代臭名昭著的蘇聯秘密警察機關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的總指揮，而且也是蘇共中央政治委員會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成員之一。葉若夫任內務人民委員會頭目的時間為1936年9月至

1938年11月，正值斯大林「大清洗」的恐怖時期。在這段時間，葉若夫受命於斯大林，親手下令和執行數百萬宗對「人民敵人」的監禁、流放和殺害，其中很多都是無辜者。與斯大林一樣，在那個非常時代，葉若夫所幹之事不但不受譴責，反而有無數蘇聯人民對他推崇備至，有知識份子甚至寫詩對他作肉麻的吹捧。不過好景不長，1939年新年剛過，葉若夫的名字在公開場合和官方媒體中離奇地消失了。這位被稱為「斯大林的『鐵拳』」(Stalin's "Iron Fist")被另一位「鐵拳」——其繼任者貝利亞(Lavrenti Beria)所逮捕和殺害。

令很多歷史學者不解的是，葉若夫的下場不像其他大清洗時代的受害者：此後的蘇共媒體從未在公開場合批評葉若夫，而葉若夫也不像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他從未被斯大林指責為「布爾什維克的敵人」。直到1950年代，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上台後推出「去斯大林化」和「反個人崇拜」運動，人們也不過是對葉若夫的名字閃爍其詞而已。甚至直到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的「新思維」政權，官方媒體也只是對葉若夫偶有提及。

《鐵拳》是西方學術界到目前為止第一本完整的關於葉若夫一生的

《葉若夫：斯大林「鐵拳」之崛起》是西方學術界到目前為止第一本完整的關於葉若夫一生的研究，記述了一個狂人如何在瘋狂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流星般地升起，隕石般地落下。

研究，記述了一個狂人如何在瘋狂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流星般地升起，隕石般地落下。本書的兩位作者背景迥異：蓋迪 (J. Arch Getty) 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的歷史學教授，他的專長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歷史和蘇共黨史；納莫夫 (Oleg V. Naumov) 則是蘇共莫斯科檔案局的副局長。為了寫作本書，作者查閱了現存於俄羅斯但以前從未公開的蘇聯黨史資料，並採訪了數十位有關人士。全書不僅資料全面，內容豐富，而且作出了新穎獨特的研究結論。除本書外，他們還合著了探討斯大林大清洗的作品——《通往恐怖之路：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的內耗》(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兩位作者在前言中認為，探討葉若夫的一生，不僅是去了解作為一個人的他，更重要的是藉此認識產生了葉若夫這種人的社會制度和時代，因為每個人都是其生活環境的產物 (頁xix)。而且，葉若夫的一生經歷了蘇俄歷史上多個關鍵時期：末代沙俄、十月革命、列寧和斯大林時代，以及他曾經在蘇聯各個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黨政部門擔任要職。因為蘇聯時代的報刊很少刊登葉若夫的相片和資訊，而他本人也從未發表任何文字作品，再加上作者認為以往所接觸到的蘇聯檔案大多數只是宣傳品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資料，所以此前從未有過對葉若夫的真正學術研究。作者在第一章的結尾處明白無誤地說出了他們要在本書中探求的真相：「是甚麼樣的制度創造了葉若夫這種人？幹了這些事的又是一個怎樣的

人？葉若夫在其一生中是如何為他的恐怖和殘酷統治做準備？他如何評價他自己所做過的一切？」(頁13)

一 葉若夫其人

與斯大林等獨裁者的性格不同，幾乎所有與葉若夫有接觸的人都形容他是一個誠實、和藹、有幽默感的人。在工作上，葉若夫更是一個勤奮、守時、有鐵一般的紀律和充滿無窮精力的黨員，這一點連斯大林也讚許不已 (頁32)。這些性格特徵都與他的前任——在1934至1936年間擔任內務人民委員會黨中央總書記的雅戈達 (Genrikh Yagoda) 形成鮮明對比 (頁1-2)。因此曾有人預言：「當葉若夫上任後一切事情都會變得很好。」(頁2) 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葉若夫出生時的家境，正是十月革命前俄國無產階級艱難生活的寫照：他1895年誕生於聖彼得堡一個工人階級之家，他的四個兄長都在出生一個月後便夭折。他家的一半收入用於食物，四分之一用於房租和衣着。當年的這個俄國首都沒有任何下水道設施，化糞池就在每個家庭的後面，垃圾滿街都是。年青時的葉若夫得到一份煉鋼學徒工，這為他將來成為蘇共黨員奠定了基礎，因為他是名正言順的無產階級工人出身 (頁15-16)。

1915至1917年，葉若夫在蘇聯紅軍中服役，並於1917年5月 (十月革命數月前) 加入布爾什維克，此後他在蘇共的仕途中不斷攀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十月革命後至1922年期間，蘇聯正值布爾什維克 (紅軍) 和孟什維克 (白軍) 內戰，葉若夫以紅軍的身份參與對白軍的剿

作者認為，探討葉若夫的一生，不僅是去了解作為一個人的他，更重要的是藉此認識產生了葉若夫這種人的社會制度和時代，因為每個人都是其生活環境的產物。

殺。作者認為這段經歷對他和其他年青的布爾什維克新黨員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人生教育環節，因為內戰的殘酷教會了他們共產主義革命的真諦：只有暴力和流血才是解決政治矛盾和不同意見的唯一方法；只有「鐵血」和「無情」才是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應有的品格（頁29）。

1922年2月，葉若夫被委任為俄羅斯的馬里自治共和國 (Mari El Republic) 的黨總書記。他當時年僅二十六歲，而且未曾接受過任何正規的學校教育（葉若夫經常拼錯字、書寫不合符文法），但作者指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布爾什維克人事制度內非常普遍，因為共產黨並非需要有獨立思想的黨員，而是需要忠心的奴婢；並非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而是需要懂得用刀槍去解決問題的劊子手（頁32）。因此葉若夫在馬里自治共和國擔任黨總書記一職時，懂得了如何通過鎮壓少數民族的異己份子來取得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好感，這也為他日後當上內務人民委員會頭目時鏟除更多的政治異見份子積累了經驗（頁44-45）。

二 人民的敵人

1934年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基洛夫 (Sergey M. Kirov) 的遇刺事件成為葉若夫一生的轉折點，他被斯大林全權委派調查此次事件的真相。1935年葉若夫成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1936年出任內務人民委員會新主管，成為斯大林在1930年代大清洗時期的最高打手。1935年底，葉若夫的官銜數目、級別和影響力在蘇共黨內除斯大林之外無人可及（頁177）。

葉若夫當時的權力之大從以下的事實可見一斑：他有權決定哪些人可以代表國家出訪外國，有權批准哪些外國使團可以到訪本國。對即將出訪西方的本國人員，葉若夫親自對每人面談，對他們的家庭、教育、工作進行詳細的背景調查。在臨行前，葉若夫還對他們諄諄教導，例如如何在外國避免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如何避免被西方間諜所利用等（頁182-83）。

另外，本書作者作了一個統計：葉若夫任內務人民委員會頭目期間，超過150萬人被捕，其中70萬人被殺，大多數未經任何法律審判程序。葉若夫還下令拘禁疑犯的妻子及其十五歲以下的兒女。只要葉若夫有懷疑，就會把魔爪伸向所有人：疑犯以前的上司、同事、朋友、親人，等等，而且多數情況是滿門抄斬。還有，葉若夫不放過每一個曾經與外國有聯繫的蘇聯公民，甚至荒唐地認為那些負責向海外投遞信件的郵差有可能乘工作之便，把重要的國家資訊洩漏出境（頁7）。葉若夫對此的解釋是：「殺得多比殺得不夠要好。」（頁9-10）

葉若夫在每次對犯人行刑前，肯定會親自將用來處決他們的每一顆子彈用紙包起，寫上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然後放進自己的保險櫃裏。他發展了一整套折磨政治囚犯的方法：綁架其家人、肉體上的煎熬、政治上的威逼利誘、剝奪其睡眠，等等。在葉若夫等蘇共官員眼中，法律是可有可無的。他曾經有以下的名言：「第一種方式是槍斃……第二種方式是十年監禁加上十年流放……我們應該選擇槍斃一大幫人。我個人認為這樣才能最終一勞永逸地除去這些污穢。法庭

1935年葉若夫成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1936年出任內務人民委員會新主管，成為斯大林在1930年代大清洗時期的最高打手。1935年底，葉若夫的官銜數目、級別和影響力在蘇共黨內除斯大林之外無人可及。

上的審判是毫無必要的，每件事都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程序來解決。」(頁5)葉若夫還親自到現場對囚犯逼供，強迫每一個囚犯吐出供詞，事後更親自修改每份供詞，以證明他們真的是「階級敵人」。後來的蘇共領袖赫魯曉夫在接見葉若夫時就親眼看見他穿着布滿血迹的製服，剛從「逼供場」回來(頁6)。

三 悲慘的下場

葉若夫深得斯大林的信任，但在「伴君如伴虎」的情況下最終走向滅亡之路。在斯大林眼裏，最忠誠者同時也是最反叛者。作者諷刺地指出，葉若夫的下場就是被他親手創造的那一套制度致於死地的。

出任內務人民委員會頭目期間，葉若夫深得斯大林的信任，他的請求從來沒有被這位獨裁者拒絕。但正因為在這種「伴君如伴虎」的情況下，葉若夫也最終走向滅亡之路。在斯大林眼裏，最忠誠者同時也是最反叛者(頁133)。

1938年夏天，葉若夫的手下，內務人民委員會遠東區的主管不知何故，秘密叛逃日本，此事驚動了斯大林。8月底，斯大林在沒有通知葉若夫的情況下，提拔貝利亞成為其副手。同年底，貝利亞已經大權獨攬，親自簽署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所有文件，而且斯大林暗地裏授權貝利亞調查葉若夫的所有秘密。葉若夫在1938年底的時候基本上は無事可做，他開始逃避現實，躲在家裏與同僚喝得酩酊大醉。貝利亞先是逮捕葉若夫的所有手下，然後間接令葉若夫的妻子自殺。最後，葉若夫在1938年11月被迫辭去內務人民委員會頭目一職，並於1939年4月被捕(頁11-12)。

作者認為葉若夫被捕主要是因為葉若夫知道得太多斯大林的血腥罪過，斯大林害怕他有朝一日會被背叛和揭發，所以葉若夫對斯大林

而言是一個威脅。作者諷刺地指出，葉若夫的下場就是被他親手創造的那一套制度致於死地的。在一年的牢獄審訊中，葉若夫被強迫承認了以下「莫須有」的罪名：密謀殺害斯大林；曾經是外國間諜；其父親是個妓院老闆；母親是個舞女；他本人是個同性戀者，等等。葉若夫臨刑前在最後的一份供詞中寫道：

在這種情況下死比生好，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離開這個世界，和在審訊過程中只揭露真相，是最好的結局……我有幸在長達二十五年的黨工作中，打擊和鏟除了無數的敵人……我從沒有策劃任何反對黨和政府的陰謀。相反，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揭露這些陰謀……我懇切請求知會斯大林我僅僅是一個受害者……告訴斯大林我至死也會忠於他的名字。(頁13)

葉若夫終於在1940年2月2日被處決。

作者在書末大致有三個結論：

第一，人們通常認為蘇聯在1930年代大清洗期間的一切罪行都是由斯大林一手策劃，他負有全部責任。但通過對葉若夫一生的考查，作者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每個人都是社會主義大機器中的一根螺絲釘，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可以選擇與獨裁者合作，或拒絕合作。以葉若夫而言，他選擇與這個罪惡的制度同流合污，就要對自己所做之事負全部責任。葉若夫對暴君的服從其實是為了取得鎮壓別人的權力和為自己的官運亨通鋪平道路。

第二，葉若夫的平步青雲並非由於斯大林偶然發現而提拔所致，相反，葉若夫的成功在於他非常懂得蘇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官僚升遷

術。他深諳如何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向上爬的道理。他從來不是斯大林的一件簡單的殺人工具，相反，他有自己的思想和野心。如果說斯大林一直在利用他來排除異己份子的話，葉若夫同時也一直在利用斯大林來達到他一生的目的：成為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最高元首。

第三，作者在本書中破除了以往人們的一種迷信，即很多蘇聯共產黨官員都是機會主義者，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個人的私利，他們根本不相信甚麼共產主義。但作者的結論是：葉若夫是一個勤奮、作風正派、生活檢點，對共產主義深信不疑，對未來生活充滿理想之人；但同時他又深深相信蘇聯自十月革命以來的教條，即無產階級要取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就必須無情地鏟除所有階級敵人。所以葉若夫的殘酷無情與他的某些優秀品格並存，兩者之間沒有矛盾。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同時也是一個劊子手，這就是一個病態的社會制度下的病態產物（頁223-24）。

四 掩卷沉思

筆者閱讀此書後有如下體會：首先，儘管葉若夫一生篤信共產主義，但不幸的是，他的頂頭上司斯大林是一個凌駕於任何信念和意識形態之上的獨裁者。斯大林正是利用了葉若夫那種盲目忠誠和嗜血成性的雙重品格，來滿足自己無限和病態的權力欲。在仕途亨通時，葉若夫以為自己正朝着人生理想邁進；在淪為階下囚時，他仍然認為自己沒有做錯，只是做得不夠徹底。葉若夫永遠也不會知道，其實他一

直以來只是斯大林手中的玩物——在有利用價值時，斯大林可以把他捧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職位；在失去利用價值之時，斯大林也同樣可以把他由天堂扔到地獄去。

其次，通讀本書，不僅從中了解到蘇聯政權內部的人事統治機制，還可由此引出了中國和蘇聯兩種大同小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對比。兩者間有兩種東西出奇地相似：造人制度和整人制度。以葉若夫為例，蘇聯的造人制度對一個普通而善良的人在加入共產黨後進行種種鍛造，使其演變為一根鐵石心腸、冷酷無情的黨的螺絲釘。中國共產黨政權成立前後，無數的熱血青年都曾經走過與葉若夫同樣的道路。他們都從人蛻變成了「鬼」，而其中不乏葉若夫式的共黨高層精英。

兩國間另一相似之處是其整人制度。通過創造了葉若夫式的統治階級，利用他們對底層的一大群被統治階級進行殘酷的整治、清洗和迫害，使之成為統治階級的「馴服的羔羊」。有一點需要指出，整人者，無論其地位多高，有朝一日也有可能淪落到被整的行列，葉若夫的一生就是最好的明證。

造人制度和整人制度都是任何一個共產主義政權賴以生存的兩大支柱，但這兩種制度最終都不會產生任何好的結果。它們都是一台龐大的絞肉機裏的兩個部分，其目的就是要消滅人類和人性。假如人類被消滅了，任何人類文明和制度都將無法存在，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下場其實就是本書主人公葉若夫一生的寫照：你所扭曲地創造的東西不會令你萬壽無疆，相反，只會令你粉身碎骨。

葉若夫的殘酷無情與他的某些優秀品格並存，兩者之間沒有矛盾。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同時也是一個劊子手，這就是一個病態的社會制度下的病態產物。無數的熱血青年都曾經走過與葉若夫同樣的道路。